

跌荡 犯牛河

周理·著

下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跌荡牯牛河

(下)

周 理◎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卷五

(九十七)

日月穿梭，万物轮回。解放以来，土地的分配已经在农民面前变化三次了！第一次是土改时期，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一样，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土地所有制，平均地权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！第二次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后，全国搞合作社，土地归集体所有，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，大队和公社分级管理的办法！现在根据中央的精神，土地又要实行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”其实是又将土地按人头平均分配给了农民，沿袭了土改时的做法。这迎合了农民的心理。大家公伙种田，他们认为那田是集体的，不是自己的，干起活来怎么也打不起精神，瞅机会还损公肥私！安徽小岗村的农民，为了解散大集体，秘密开会，摁手印，冒着风险把土地承包在个人手里。现在，中央肯定了这种做法，农民岂不欢喜？分田到户，刺激了个性发展，一定时期内，粮食肯定增产！

新召大队也贯彻了中央精神，把土地分给了农民。

白登云看着这些变化，心情异常激动！什么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？这只是给“分田单干”起了一个悦耳的官名。这些主张和做法，我白登云十几年前就预见到了，还给国务院写了建议信！可惜当时那些人没水平，不但

自己认识不了，还把我白登云当成反攻倒算的阶级敌人，给老爹爹戴了一顶富农分子帽子，气得老汉早早就死了！想到这些，白登云悲愤不已！一定要上访，一定要告状，让党和政府给全家人平反，给经济补偿。赶快写材料，去公社、去旗里，哪怕是去国务院，也一定要讨说法！

公社新任书记陈爱平正在办公室打电话，突然闯进一个农民不像农民，干部不像干部的二混子人来。你看他那模样行头：小分头，三七开，脖子上围着长围巾，好像是干部职工；可是看脸色，晒得黑红。上衣虽然洗过但尽褶皱，裤子上灰土一片！赤脚片子趿拉着一双实纳鞋，咋看咋像个老农民。陈爱平不禁失笑，问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白登云走上前，把写好的上访材料双手递过去，说：“我是榆树沟农民白登云。”陈爱平接过材料问：“你反映的什么事？”白登云说：“我有天大的冤情！”“什么？你有天大的冤情？”“哎，陈书记，不信你展开材料看。”陈爱平拿起材料看了起来，越看越奇怪，越看越吃惊，看完后，又仔细观察一阵白登云，然后问：“你写的都是事实？”“没有半句谎言。”“啊呀！你这人了不起！有远见，料事如神！十多年前就想到了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’，比邓小平还高明呢！还敢给国务院写信？你的案子一定能翻过来，经济补偿也一定有。”白登云激动起来，说：“你是清官，一定要为我做主。”“这没问题。不过，我还是对你有点儿疑问。”“什么疑问？”“你念过几年书？”“初中毕业。”“初中毕业就有这思想？”“我一贯爱学习，爱思考。”“哦！多念几年书，你可能是个思想家。”“嗨！陈书记见笑了，我可能是个二杆子！”“噫，你说对了，好多大事都是二杆子干成的！陈胜、吴广，大字不识一个，扛着锄头就想当王侯将相，二杆子不？刘邦是个开旅馆的，大蛇拦路，其他人吓得四散五溜，他上前一剑就把蛇砍成了两个截，二杆子不？红军为了飞夺泸定桥，一天一夜能走二百四十里路，还在铁索上爬过去，把敌人消灭净，二杆子不？”白登云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陈书记有学问，有水平！你要是把反给我平了，就把富农帽子摘下给我换成二杆子帽子吧。”陈爱平也大笑起来，说：“开玩笑，你不要介意。我佩服你的胆量才这么说哩！好啦，我把材料接收下，及时向旗落实政策办公室汇报，争取早日给你平反。”白登云说：“我的冤案是旗群专指挥部王万英给制造的，我要直接去旗落实政策办公室申诉。请张书记给我开个介绍信。”“你不相信我？”“不是不相信你，而是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要当面对他们评个理！”“见人一面，认人一半，你也是个犟板筋！好了，公社给你出具介绍信。你可以去落办，最好直接面见第一书记武云端，那也是说一不二、大刀阔斧的人，或许能办得快些。”白登云说了声：“谢谢。”陈爱平唤

过秘书，说明情况，白登云就跟着去开介绍信了。

白登云带着公社开具的介绍信和上访材料，来到落办。落办主任奇元让他放下材料，等待上会研究，建议白登云回家等消息。白登云支吾了两声，退出落办。心想：陈书记建议去找武书记，何不去见他一面。有人说这人也厉害，可再厉害他又能怎样，莫非能把人吃了？去，不怕他。白登云一路询问，终于来到武书记办公室门口，从门缝里眊瞅，只坐着一个人，可能就是武书记。心里一急，没敲门就闯了进去。武书记正在闭目养神，突然闯进一个农村人来，吓了一跳！一时愠怒，正色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有事先去秘书办公室。”白登云壮了壮胆子，说：“我是新召大队的白登云，十多年前给国务院写信建议将地分给农民，被旗群专指挥部关押，接着又把我家定为富农成分。我父亲当了几年富农分子就气死了，我一直被暗专，现在向组织申诉平反。”武书记先是想中止他的絮叨，后来听到案子稀奇，就耐着性子听他把话讲完，然后说：“你应该先找落办。”白登云说：“我已找过了。他们留下材料，让我回家等待消息。这一等不知又要拖多长时间！我再也不想被人暗专了！一月一汇报，三月一审查，大小会议没有发言权，老父亲在地下死不瞑目！我要求快速平反，快速做出经济补偿，快速结束这人不人鬼不鬼的苦日子！”武书记听完白登云的一番表白后，觉得这人虽然个性强硬莽撞，但说得不无道理。这显然是一个冤案！明知冤案还要人家无休止地等待，实在说不过去！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何况堂堂旗委书记！武云端沉思了一会，说：“你的案子，我一定亲自过问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就会有结果，你先回去，相信我吧。”白登云犹豫了一下，觉得武书记说得也诚恳在理。况且自己兜里的钱不多，要是住在旗里等待，三天以后就要上街讨吃。于是就说：“好吧，我回去等待消息。谢谢武书记亲自过问我的冤案。”武云端点了点头，又闭上了眼睛。白登云退出了办公室。

回到新召后，白登云三天两头往公社跑，不厌其烦地问秘书、问书记：“落办给我平反了没有？”问得所有人都反感烦躁起来。十多天后，收拾起行装，准备再次到旗里上访。路过公社，进去再打问，秘书刘军叫住了他，说：“你的平反文件已经来了，去办公室看看吧。”白登云大喜！急切地问：“给我咋平的反？补偿了多少钱？”刘军说：“你家的成分原恢复成了中农，你被安排在二中后勤工作，还给你家两万块钱的经济补偿。”白登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事！十多年了，忍辱受屈，差点儿想不开上了吊，今天终于重见天日，喜从天降！他跟着刘军进了办公室，接过平反文件，一连看了三遍！没错，是对我白登云的平反决定，一切都是真的！白登云突然掩面痛哭起来，哭得

很伤心。刘军递给了他一条毛巾，劝慰了一番。白登云止住哭，定了定神，谢过刘军，走出门外，面朝父亲坟茔的方向，两手合十，喃喃自语：“大，你也平反了！儿子明天一早就去你的坟头上烧纸。”

（九十八）

陈爱平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，中专学历，办事勤快，待人热情。面对嗤笑嘲讽，从来不恼。你就是拿他媳妇开玩笑，他也只是嘻嘻地跟着热闹，一点儿不介意，还能和你交成朋友。他先在政府办公室工作，跑前忙后，把个主任刘善先伺候得十分满意。后来，刘善先升任旗委组织部长，他就被推荐到新召担任了党委书记。

临上任前，陈爱平请领导和同事们吃饭。酒过三巡，菜上五味，情绪激动，慷慨激昂，表态说：“我去新召主政，一定做到四戒：戒酒、戒色、戒贪、戒赌，成为‘四戒干部’，决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和期望。”同事赵志明笑了，说：“猪八戒有‘八戒’，还在取经路上不断地犯错误。你仅四戒，能保证不犯错误？”陈爱平拍了拍胸脯，说：“人心留下个品没留下个看，邪门歪道咱不沾！”众人一齐叫好，刘部长亲自给大家都斟满了酒，说：“爱平年轻有为，聪明干练，新的岗位上一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。”大家一齐举杯，共同干杯。陈爱平飘飘然，和每个人都碰三杯酒，最后踉踉跄跄走了回去。

张二树现在是公社团委书记。陈爱平到任后，忙着巴结靠近。陈爱平交代的工作，都能及时贯彻执行。还经常让新任伙食管理员给陈书记改善伙食。不多时，陈爱平就觉得张二树机灵、忠心。在旗委组织部考察干部时，毫不犹豫地吧张二树当作副书记候选人推荐上去。不久，旗委就任命张二树为新召乡党委副书记。

公社领导班子的其他人员，陈爱平也都觉得不错。副书记李永清原来是人事局的干事，和陈爱平认识好几年了，闲暇时经常在一起玩牌喝酒，关系硬着呢！副任何志飞、鲍子良，以前一个是武装干事，另一个是人事局局长的小车司机，都挺随和。

陈爱平坐镇办公室，接待来信来访，平反冤假错案。

一天上午，榆树沟的张留小来上访。陈爱平问：“你是犯的什么事？”张留小说：“我是榆树沟社员张留小，社教时被打成了坏分子。”陈爱平听到坏分子三个字，急忙摆手制止了对方的讲述，一脸鄙夷，说：“你不要说了，我

告诉你，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里，唯有坏分子是特殊人。一个坏字，就让人反感！多数坏分子都是因为祸害乡邻，作恶社会而被戴上这顶帽子的。这种人处在什么社会都是被打击对象！不然大家都不得安宁。”张留小急了，咋来了这么个书记？没等人把话说完，就忙着下结论！太主观、太武断了！他翻着白眼争辩道：“陈书记，你咋不问青红皂白，就认定我是坏人？你知道我这顶帽子是咋让人给扣在头上的？你既然是个清官，总得让人把话说完吧？”陈爱平冷笑着，说：“行，你说说看，自己咋就成了坏分子？”张留小叹了口气，说：“那年我才十九岁，平时爱画画。在穿衣镜上看到自己长得挺漂亮，就买了几张大白纸，照着镜子给自己画了一人高的一张标准像，旁边写了‘年轻时代的张留小同志’几个字。总以为画得好看，就挂在家里。谁知被社教工作队的人看见了，硬说我要和毛主席比高低，没几天就被打成了坏分子。”陈爱平看着张留小，哑然失笑，说：“你这叫背上鼓寻锤——自找挨打！当时政治空气那么浓，你竟敢给自己画那么大的像，还恬不知耻称自己是年轻时代的张留小同志，我一听就浑身起鸡皮疙瘩！你也不看看自个儿那齷齪样，能这样抬高自己？”张留小争辩道：“我的做法是可笑，但不能因为可笑，就打成坏分子吧？”陈爱平两眼盯住张留小，说：“你肯定还有事儿，想隐瞒？”张留小脸红了起来，说：“再就是我家屋旁长了一棵木瓜树，我在树下埋了一只死猪。几年后树开始疯长，长得三个人也搂不住。后来我在树下垒了敖包圪蛋，人们就认为是神树。村民们生灾害病了，就跑在树下磕头祷告，挂点儿红布。后来工作队的人认为是封建迷信，把我批斗了好几次，定成了坏分子。”“就这点事儿？”“就这点事儿！”“你小子不老实！”“咋不老实了？”“我问你，村民们给神树上过布施没有？”“哦，哦，上过一点儿，不多！”“上的布施哪去了？”“哦，哦，我拿了！”“噢，这不就清楚了嘛！事出有因嘛！”张留小更着急了，说：“陈书记，我这顶帽子还要戴？讲迷信占便宜的人可多了，咋偏偏我就是坏分子？”陈爱平说：“这事儿可以研究。你尽管做了错事，但不一定就是坏分子。你把申诉材料交给刘秘书，我们研究后，上报落办，看他们怎么处理，你等待消息吧。”张留小应声出去。

李文亮买了一盒中华烟，小心翼翼地装在上衣兜里。他早就想找陈书记谈谈话，可是一直难以启齿。那是些烂事么，多丢人！可是不说也不行，自从那年工作组走后，自己脑袋上就像绷了一张驴皮，走在哪儿都有人窃窃私语：“牲口，流氓，还教育别人呢！”唉，说什么也要把这张驴皮给揭了！李文亮一边想，一边走，不觉来到陈爱平办公室门口，嗨！里面有人，是个女人的声音。仔细听：是萨仁花，正哭哭啼啼地诉说自己的冤情呢！陈书记好

像非常同情。李文亮正准备继续听下去，台阶下走过一个人来，就避嫌离开了。

下午，李文亮又来到陈书记办公室门口，听了一下动静，里面没有别人。于是敲了敲门，走了进去。陈书记抬起头来，说：“老李，找我有事？”“嗨！我想谈谈社教那年的事儿。”“噢，你坐下说吧。”李文亮谦卑地点了一下头，从怀中掏出中华烟，抠开皮，抽出一支，递给陈书记，又擦火柴给点着，然后坐在椅子上讲述起来：“那年社教时，有的人找不到阶级斗争的靶子，就把个蒙古老婆萨仁花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，批得皮开肉绽。萨仁花不识几个字，只是爱唱曲爱喝烧酒交朋友，咋就成了阶级敌人？”陈书记说：“听说当时把你也卷进去了？”“可不是嘛！我不过是在萨仁花家招待过几次公社和旗里的领导干部，听过她唱曲，喝过烧酒，就说我被萨仁花拉下水了，变成腐化堕落分子，批判了我四五次。还进家拿走两盒点心和一个鼻烟壶子。气得我好长时间不敢见人。”陈书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快不要说了！老狗记起陈干屎！都多少年了，还记你这两盒点心？鼻烟壶子那么小的个东西，现在哪里去找？我告诉你，萨仁花当时肯定整错了，一定要给她平反！对你的批判也太过分了，小题大做了！但是作为一名国家干部，你以后生活上也要严肃一点儿，注意点儿影响嘛，不能见个红火坑就往进跳，是个快乐窝就往里晃。更不能像有些人，三十不浪四十浪，五十浪中浪，六十浪打浪！”“啊呀，陈书记！肯定是又有人嚼我的舌头了！我和萨仁花是正当关系。”“正当关系？那你为什么给工作组说自己 and 萨仁花发生过关系，还讲得那么具体？”“那是他们搞逼供信，不那样说过不了关！”“噢！那你想让我怎么样？”“我要求恢复名誉。只求陈书记在干部会上讲一下。”陈书记思索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好吧，过几天开会时，给你恢复名誉。”李文亮站起来连声道谢，躬身出去了。

李文亮出去后，陈爱平正想静一会儿，突然办公室又闯进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来！这人脸色憔悴，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，像是个知识分子。来人朝陈爱平看了两眼，忽然“扑通”一声，跪倒在地，磕头如捣蒜，慌得陈爱平“呼”地一下站起身来，搀扶不迭！谁知那人还是磕头，不肯起来。陈爱平恼了，大声呵斥：“快起来，有冤申冤，有苦诉苦。只要有理，一定给你做主。你要是不听劝解，就是把头磕成铲铲，我也不会理你！”那人听见陈书记声气不对，像是火了！便停止了磕头，仰起头，站起身，定了定神，才哽哽咽咽地说：“我叫张留文，是新召小学的算术老师。那年社教时，受我弟弟张留小的牵连，被戴上了右派帽子。十多年来，像个老奴才，谁想喊就喊，谁想使唤就使唤，都在我头上垒窝。活得没一点尊严，没一点志气。要不是为了

几个娃娃，早就一头碰死了。”张留文一边哭诉，一边把申诉材料递给了陈书记。陈爱平接过材料，看了一遍，说：“你弟弟也找过我了。过两天，把你俩的材料一并放在会上讨论，一并报送旗落办。你先安心工作，不要着急。有了消息，会及时通知你的。放心吧，回去吧。”张留文落着两串泪珠，说：“陈书记，请你抓紧给我平反吧，我实在是忍受不下去了！这些年，不管去哪里办事，不管遇到谁，我都是‘驴顶牛，硬拿脸扛着’，受尽了苦痛。”陈爱平笑了，说：“这我理解，会给你抓紧办理。”张留文还想申诉，陈爱平开始摆手，张留文只好退出。

周正林来了！快十几年了，头发白了一半，皱纹纵横，背也驼了，走路蹒跚，刚过五十岁，看上去足有六十岁了；黄志晖也来了！一脸风尘，目光混浊，但说话还是刚把硬正。秘书刘军给两人泡了壶热茶，又散了烟。陈爱平很客气地问：“周老师，谈谈你的情况吧。”周正林说：“唉，一言难尽！自那年被打成反革命，遣送回原籍，先是被专政着，不能教书，在生产队劳动了一年多，后来勉强进了大队民校，教一至五年级的算术。前年被聘用到公社中心学校，教初二、初三两个年级的代数，当临时工。一家人生活困窘，手头拮据。三个孩子，只有大儿子念到了初中毕业，其他一儿一女，念完初一就失学了。庆幸我那老婆子身体好，能干活，硬是把一个家给支撑过来了。”陈爱平又问黄志晖：“黄老师，你的情况呢？”黄志晖摘下眼镜，擦了擦又戴上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看来我比周老师要强了！我被遣送回去后，没有种地。我们那里是矿区，小煤窑多。要想过日子，就要当炭黑子！我在井下一连干了三年，后来被调到附近小学教书。老子烧瓦，儿不离瓦窑，老子掏炭，儿不离炭窑！我的儿子初中一毕业，就下井掏炭。女儿初中毕业后先是在家帮娘做家务，现在是煤矿文艺宣传队的队长，一分钱不挣，还成天价忙乱。先凑合活着吧，不能愁！要是愁的话，我早上吊了！”陈爱平笑了起来。周正林突然问：“乔杰现在干什么？”陈爱平问：“你说的哪个乔杰？”“就是原来在新召二中当团委书记的乔杰。”“哦！苏布尔嘎公社有个生产干事叫乔杰，四十多岁，不知是不是他？”秘书刘军说：“可能就是他。全旗干部里再没听说还有个叫乔杰的。”黄志晖说：“物理学中有一条定律，说的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！乔杰到处整人，结果反被人算！自然界和社会领域里的规律是相同的。现在拨乱反正，都应该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。”陈爱平说：“黄老师说得有道理。现在平反冤假错案，就是总结经验教训，拨乱反正。请问二位老师，对自己的平反问题，有些什么要求？”周正林说：“都在申诉材料上写着呢，请领导过目。”黄志晖说：“很简单，第一要求恢复名誉，

第二要求恢复工作安排子女，第三要求补发工资。”周正林连连点头，说：“黄老师言简意赅，一语中的。”陈爱平说：“好的，按老师们的要求，我马上召开会议，上报旗落办，争取及早解决你们的问题。这几天，你们就住在公社客房，用餐就在职工食堂。刘秘书，一定要把两位老师的食宿安排好。”刘军点头。周、黄二人谢过陈书记，就随刘军去客房休息了。

夏志义在张树海的陪同下也回到了新召。陈爱平很同情他的遭遇，说：“我们一定帮助夏老师彻底平反。按你的身体状况，还应该申领伤残证，享受百分之百的公费医疗。”夏志义连声道谢，激动不已。

当晚，张树海在饭馆摆了一桌酒席，请了夏志义、周正林、黄志晖、于时进、雷志先、韩来运等老师和朋友叙旧畅谈。大家坐好后，夏志义忽然说：“树海，去把张支书也请来，我想和他拉拉话。”周正林说：“树海，快去叫你爹吧，我也想见见他。我挨整的时候，他说过不少公道话。”接着，黄志晖几人也催促树海去请张开关，树海只好出门去了新召大队。

不多时，张开关在儿子的陪同下走进饭馆，众人一齐起立，将张开关让在了正席。张开关不好意思落座，说：“你们都是知识分子，我一个老农民坐在正中像个甚？”夏志义说：“你是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，年龄又比我们大，怎能不坐正席！况且在运动中你还救过我，他们也说你不少。”众人一齐附和，张开关只好坐下。

酒菜上桌后，大家给张开关先满了酒，然后互相敬酒叙谈。提起往事，都唏嘘不已。树海自觉地当了服务员，转圈儿给大家端茶递烟倒酒。几人一直拉话到深夜。

第二天，张树海独自一人去了陈爱平办公室，问：“陈书记，你听说过一个叫吴子珍的老师吗？”陈爱平想了想，说：“听我叔伯哥说过，她以前在新召小学教过书，她男人好像还在鄂左旗当过文教局长呢。”“嗨，陈书记说对了，就是她。”“你提这人干什么？”“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，她当过我的班主任老师。那时候，她还不到三十岁，中等个儿，短发头，眼睛明明白亮，对学生既严格又和气。批评过我两次，说我不老实，上课爱鼓捣铅笔和墨水瓶，自习上还乘人不注意嚼咬炒黑豆。”“那你还想念她？”“嗨，吴老师都是为我好。而且以后她可多表扬我了，说我聪明，作业不但做得越来越整齐，而且都正确。她还去过我家里，我爹妈都说她是好老师，我一直都在想念她。”“说了半天，你好像还没说到正题。”“是的，在我升三年级的时候，学校突然宣布吴老师不给我们代课了。据教工子弟们说，她丈夫孙耀升在会议上给领导提了刺耳的意见，被打成‘右派’，她全家都要回原籍了。当时学生

们都很震惊，我很难过。不久，吴老师就离开了学校，从此再没听到她的任何音讯。”“哦，你是想打听她男人平反的事儿？这不属于咱新召管，你去旗里打听吧。”“哎，孙局长的事儿是属旗落办管，可吴老师的事应该属咱新召管。”“咱管什么，她又没被打成右派。”“她是没被打成右派，可是由于受男人的牵连，学校在大会小会上也没少批她，还影响过她一级调资呢！”“哦，我明白了！你是想让我帮她落实政策。”“对啦，陈书记一定要帮她。如果她来新召，陈书记一定要通知我。”“行，她来了我一定通知你。”

张树海告辞了陈爱平，下午乘班车到了旗里。未去自己单位就来到落实政策办公室，想打听吴老师的消息。无意中碰见上小学时的另一名女老师谢丽云，就攀谈起来。她也不知道吴老师的消息。谈话中得知，她是来落办询问自己男人平反的事儿。张树海早就听说过，她的第一个男人也是小学老师，不知说错了什么话，三下五除二就被打成了右派。那时候的“右派”比狗屎还臭，不像以后有些电影上说的，好女人一心爱“右派”。当时谢丽云迫于压力，和男人离婚了。不久，她又找了第二个男人，谁知结婚还不到三个月，这男人也被打成了“右派”。谢丽云伤心地哭了一鼻子又一鼻子，有心再离婚，被娘老子制止了：“不能再离了！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认命吧。”谢丽云只好“打掉牙咽肚里”，委委屈屈地和第二个男人过了二十年。现在，她终于盼来了希望，想让男人早点儿摘掉“右派”帽子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看着谢老师这着急的样儿，张树海又想起了吴老师：你们怎还不来平反呢？孙局长肯定是被冤枉了，你也跟着受了害，一定要来鄂左旗讨个说法，彻底平反！

(九十九)

陈爱平的特点是爱喝酒，但拿不住酒。大小有个酒摊子，他就想参与。半斤酒过后，手舞足蹈，眼睛放光，把人类最原始的本能都显露出来了。

九月一日，新召公社正式推出了两块牌子：中国共产党新召乡委员会、新召乡人民政府。

乡长何志飞和副书记张二树经过协商，在乡政府食堂安排了六桌饭菜，买了两箱六十五度鄂尔多斯酒，两条子大青山烟，请了歌手乐队。晚上七点半，庆贺党委政府正式挂牌。

时间到了，人也来齐了，主持人何志飞向大家说：“今天，新召乡党委政

府正式挂牌，特设六桌筵席以示庆祝。现在请党委书记陈爱平同志讲话。”一阵掌声后，陈爱平说：“同志们，新召乡党委政府正式挂牌，标志着新局面、新气象的开始，预示着改革开放将进一步深入！今后，新召乡人民将在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抓住新机遇，促进新发展，展现新希望，取得新成功。为此，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！”六桌子人一齐起立，干杯。接着，何志飞、张二树、李永清、包子良开始提议酒。二十多分钟后，领导班子提议酒结束。乐队开始奏起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，男女歌手一边唱歌，一边用大托盘端着酒杯给领导和大家敬酒。然后各桌上又派出代表给领导们敬酒。酒场气氛逐渐升温。副书记李永清把俩歌手叫在跟前，说：“富林和桃女子，你们都是唱山曲的能手，唱上几曲儿，给大家助兴。”桃女子说：“尽是新领导，有点儿不好意思。”李永清说：“茶女子，山曲就是酒曲，正是唱的时候，有甚不好意思？”“那你说先给谁唱？”“嗨，这还用问，先给陈书记唱嘛！”桃女子点了点头，然后和富林相跟上，笑眯眯地来到陈爱平跟前，深鞠一躬，说：“给陈书记满上三盅酒。”陈爱平见是二十多岁的小媳妇和一个小后生敬酒，忙从椅子上站立起来。桃女子用“二道圪梁调”开口唱道：“牯牛川开花哎哟哟哎哟哟陈书记红，全新召那个人民哎哟哟哎个哟哟结同心。”陈爱平大喜，接杯一饮而尽。富林端着托盘，说：“陈书记，喝三杯呢！”陈爱平看了看盘内酒盅，说：“三杯都喝了？啊呀，那要唱三个歌子呢！”桃女子开口又唱：“蓝天上的白云哎哟哟哎哟哟神山上那个松，陈书记就是那个哎哟哟哎个哟哟当家的人。”陈爱平又将第二杯喝净，微笑着看着桃女子，桃女子一点儿也不拿架，又唱道：“圆个蛋罐罐哎哟哟哎哟哟没呀呀没楞楞，长出一个水萝卜哎哟哟哎个哟哟红呀红根根。”陈爱平和众人都哈哈大笑。桃女子看着陈书记将酒饮净，笑吟吟地转身给别的领导和客人们敬酒去了。张二树怕主桌上冷了场，就示意桌上的人都不停息地和陈爱平碰杯敬酒。陈爱平一边应酬着，一边观望着桃女子的进度。桃女子唱一曲儿，桌上的人就都喝一杯，喝得快，唱得快。李永清兴奋了，举杯大声说：“我们的烧酒我们喝，喝好烧酒为我们，请大家共创酒场辉煌！”包子良不甘落后，也站起来讲话：“同志们，请大家弘扬酒仙精神，大力振兴酒宴，争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，登上一个新的台阶！”众人一阵哄笑，缠着桃女子唱荤曲儿。桃女子拿捏着，两眼直瞅陈爱平，陈爱平笑着点了点头，桃女子就胆大起来，放开嗓子唱了起来：“叫一声亲亲你不要笑，山曲儿不酸不热闹”，“小妹妹爱唱爬山调，谁听了谁就睡不着觉”，“眼里头说话脸上笑，唱两声就把心知道”，“沙柳长下一房檐高，爱你的根根扎深了”，“要和妹妹交呀实心心交，再不要三天欢喜两

天恼”，“人人都说咱两个好，露水夫妻露水草”，“你不要给妹妹一股劲儿笑，笑得亲亲脸蛋蛋烧”，“鼓槌槌往那碌碡上敲，像你这实心人世上少”，“我给你眨眼你不要笑，三年五载谁知道”……桃女子一口气唱了十八支曲，桌上的人一连喝进十八盅酒。何志飞大声说：“同志们，今天晚上没有别的事儿！大家就围绕一个吃字，抓住一个喝字，突出一个玩字，落实一个醉字！十亿人民八亿酒，每天不离这一口！”全场一阵欢呼。张二树本来挨着陈爱平坐，见陈爱平的眼光不住地在桃女子身上扫描，就给桃女子使了个眼色。桃女子会意，颤悠悠地走了过来。张二树不露声色地站起身来，把桃女子让在了自己的座位上。李永清给桃女子倒满了二盅酒，说：“我们已经喝进二十多杯了，你先补上三杯。”桃女子说：“我没酒量。”李永清板起面孔说：“喝酒有水平，也要防女人！女人喝酒，赛过漏斗！陈书记在此，你应该大显身手。”说完，亲自将三杯酒端在碟里，看着桃女子喝完。包子良将三盅酒倒满，说：“朋友在于走动，感情在于流动，烧酒在于滚动！请继续干杯。”桃女子推辞，陈爱平说：“酒是生产力，朋友是生产关系。为了新召的发展，请喝净这三杯。”桃女子见一把手都说话了，就痛快地将三杯酒饮净。张二树坐在一旁，说：“吃点菜，喝点茶吧，缓一缓。”桃女子吃了一会菜和饭，何志飞早已将三杯酒端在了她面前，说：“酒肉穿肠过，水在腹中行。女人既能喝酒，男人就不是对手！再喝三杯吧。”桃女子作难，但想到何志飞是乡长，二把手，情面要紧！于是痛快地又喝了三杯。张二树又把个空杯斟满，说：“宁灭一村，不灭一户。我们都是陈书记的助手。他们几人的酒都喝了，我的酒你不能不喝吧。”桃女子说：“你让我缓一缓，喝点茶。”张二树说：“应该。”桃女子喝下半杯茶，坐了一会，仰脖又喝了三杯酒。这时，陈爱平给自己和桃女子都倒了三杯酒，说：“这三杯酒，我陪你喝。宁教肚子开窟子，也不能让感情变裂子！”说完，率先将三杯酒干净。桃女子真酒量大，连喝了十几杯酒，脸蛋上才稍稍泛出点红晕来，坐得稳稳儿的。你看她，又“噌，噌，噌”地将三杯酒喝得一滴不剩！张二树给大家都斟满酒，说：“让桃女子再唱几曲吧，助助兴。”于是，桃女子又展开歌喉唱了起来。大家又把六七杯酒下了肚。桌上的人开始眼花眩晕起来。陈爱平看着身边的桃女子，眼珠子都快滴出血来了！但大庭广众下，岂能乱来？他勉强控制住自己。可又觉得躁得慌，于是就将手从桌下伸了过去，摸向了桃女子的大腿、小腹。桃女子不躲闪，笑呵呵地坐在那里支应着，其他桌上的人都不由得把目光投过来，东南角的一桌上，围坐着大队支书和三位民兵连长，都惊讶地看着主桌。郝山大悄声对张开关说：“新来的陈书记酒量平常，可红火起来一个顶仨。”张开关笑了笑，没言

语。张永明的小眼睛放着光芒，不停地咂嘴：“啊呀，桃女子唱得铜铃铃音，听上几曲儿迷死人。”李二存在张永明的脑袋上扇了一巴掌，笑道：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”刘得功说：“这官儿大了红火的档次也不一样，说和唱都是一套又一套的。”李满仓两眼血红，结磕卜烂地说：“我——我——我——活——活了——活了——五十——十——十多岁，第——第——第一回——回——回喝——喝这么花——花——花的酒。”张华看着张开关，问：“你觉得桃女子顶不顶萨仁花？”张开关撇了撇嘴，耻笑道：“这我能知道？不行你亲自品验一下。”张华嘿嘿地坏笑起来。三个民兵连长高兴得手舞足蹈，桃女子唱一曲，就自动喝一杯酒，唱得红光满面。张二树向四周观察了一阵，觉得桃女子是自己给陈书记招惹在身边的，陈书记要是出乖露丑了，自己面皮上也不好看。于是站起身来，对刘秘书说：“陈书记喝多了，你扶他回家吧。”桃女子见状，知趣地离去了。陈爱平两眼盯着桃女子的屁股，恋恋不舍。刘军扶着陈爱平去休息。张开关给二树使了个眼色，二树就跟着三爹走出饭厅，在东墙黑影下，张开关说：“二树，三爹提醒你，陈爱平这个人不稳重，迟早会出事。你以后跟着他，一定要小心，能应付个场面就行了，吃喝玩乐的事不能参与。三爹是为了你好，知道吗？”二树低声说：“我是他提拔起来的，不应酬不行。”张开关说：“不是不让你应酬，而是要把握好分寸，不能乱来。”二树说：“知道了。”俩人说完话，张开关就离去了，二树返回饭厅继续招待人。

刘军从此后更加熟悉了酒场业务。看出陈爱平爱喝酒、爱听山曲，爱红火！于是，只要遇个酒摊场，他一定要请一两个姑娘媳妇来唱曲儿助兴。实际上，其他领导对这种场合也很喜欢。刚开始喝酒时，装模作样，一旦喝潮了，就没有了正经。有一次，陈爱平和包子良去柳塔下乡，晚上，大队设宴招待，旁边只有个妇女主任是个女的，还年龄大，不会唱。陈爱平和包子良象征性地每人喝了几杯，就皱着眉头不喝了。支书觉得扫兴！大队会计戳了一下支书，俩人相跟上走出院子，会计说：“我去后村叫个会唱曲的媳妇吧，乡干部不唱不喝。”支书点头同意后，正准备返回屋里，突然发现脚底下有一桶清水，噢！只顾忙乱，毛驴还没饮水呢！他顺手提起水桶，来到驴圈，将水桶支在毛驴嘴边。毛驴喝了两口，就抬起头不喝了！支书气了，大骂毛驴：“日你娘的，你也不唱不喝？”

(一百)

邱文泽家在农村，和陈爱平是好朋友。由于父母没文化，不懂得念书的重要性，所以十二岁时才开始上学。小学五年级时运动就开始了，从此辍学。十九岁那年，娶了农家女子为妻，并给生产大队当了炊事员。一九七二年，全旗招收借调干部，正好堂哥在上层组织部门任职，向下面打了个招呼，就顺利脱掉了农民皮，成了干部。他能说会道，不管台下坐多少人，张嘴就说，从不怯场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抑扬顿挫，滔滔不绝，具有鼓动性，不久就调到了团委工作。接着，跟旗委书记下了两次乡，书记发现他不但口才好，还有组织能力！每到一个地方，用不了一个星期就能组织起像样的文艺宣传队和识字班、学“毛选”小组。于是很快又将他提拔为团委副书记。

一九七七年冬季，团委书记陈明的瓜把子（官把子）被吃生米匠李孝章“圪噌”一声掐断了，邱文泽一跃成为团委书记。

团委书记是搞青年工作的，而青年中的那些姑娘们，扰得邱文泽不断走思，不断遐想，一连给九个女子写了信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多数未回信。有两个回信的，也只是谈政治理想，没说一个爱字。

正当邱文泽觉得懊丧时，旗委决定他去黑土崖公社任书记。

两年后，邱文泽调任旗政府办主任，一年后又升任旗党办主任。仕途平坦，春风得意。可没过两年，党的干部任用条件发生了变化：往后凡是新提拔的干部，都要有学历文凭，否则不予提拔重用。已经提拔重用了的，若长期无学历无文凭，也要逐步调换到二线岗位上去。邱文泽大为苦恼！

可是不久，全国各大专院校，包括党校都开始办起了成人班，不但能读专科、本科，还能读研究生、博士生哩！相应各地都开办起成人文化补习班，由当地有名的代课老师讲课，力争将没有文凭的干部送进大学，弄一张学历！

邱文泽也参加了文化补习。但听了几天课，懵懵懂懂。特别是那政治教材，好像每一页讲的内容都一样。语文教材也没意思，放下白话文不好好说，偏要弄出些文言文，还蹦出些通假字。数学就更讨厌了！什么“赛音，考赛音”，工作中有什么用？纯粹是玄学！是一群腐儒念的经文，不光邱文泽听不懂，其他人也“坠进五里雾中”！

辅导课讲了半个月，邱文泽难受了半个月。好容易学习结束了，可要命

事又来临了，一周后要正式进考场！

邱文泽和许多参加考试的干部一样“背水作战”，准备着作弊材料。把语文、政治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等科目的重点要点缩印在一寸多宽的长纸条上，然后折叠成一寸见方的小词典，准备带进考场偷看。为保万无一失，又在朋友、亲属中联系了应届高中毕业生或大学生，买通监考老师，传递考题答案。

事情发展得很顺利，邱文泽每一科都“考”出了好成绩，最低的科目也考了六十分。二十多天后，录取通知书邮来了，邱文泽“考”进了北方大学政史系成人班。

上大学后，邱文泽不远不近地请有关老师和同学吃一顿饭，每次考试都有人暗中帮助。这样熬了两年后，不但顺利毕业，而且回旗仍然担任了党办主任。

半年后，邱文泽又同法考上了北方大学函授学院政史系的研究生。有一次，陈爱平去党办秘书室取文件，走到门口，见窗帘拉得紧紧的。他迟疑了，里面没人？试着敲了敲门，秘书冯文琪探出身来，问：“陈书记有事？”“取个文件。”“那进来吧。”陈爱平走了进去，随手将门关上，问：“小冯，你把自己关起来，做什么好事儿？”冯文琪一脸无奈地说：“我在做作业。”“你是本科大学生，还做什么作业？”“唉，你不知道！邱主任读研究生，我替他做作业。”“他念书，你替他做作业，那到考试怎么办？”“考试？他自考上函授研究生，还没踏过那个大学的门边边。”“那他不用考试了？”“考，一次也不误地考！都是我去替他考！”陈爱平笑了，说：“还是当领导好，什么事儿也难不住。”冯文琪摆了摆手，轻声说：“我嘴不牢，把这事儿也说出来了！这不能宣传，要保密。”陈爱平说：“我不会乱说的。再说了，成人里的假文凭泛滥成灾，邱主任这点儿事算得了什么！无所谓。”冯文琪点了点头，把文件交给陈爱平，自己关上门，又开始做起了作业。

（一百零一）

邱文泽受陈爱平的邀请，带着司机和办公室接待员其其格来新召检查工作。其其格是蒙古族，二十八岁，高挑个儿，圆脸蛋，原来是乌兰牧骑的报幕员，结过一次婚，性格不合离了。邱文泽重新当办公室主任后，向组织部要一个能歌善舞的女接待，并点了其其格的名，她就调到党办工作了。

当晚，陈爱平安排了两桌酒席，歌手乐队配合，热情招待邱主任。必要

的程序走过后，其其格和秘书要了哈达和银碗，一连唱了五支蒙歌，给新召党政领导每人敬了两碗酒。然后准备入座，但何志飞把她拦住了，说：“你只给我们满酒，怎能不给邱主任满？”其其格笑着说：“我们是一块儿来的，就免了吧！”“嘿，那还行？邱主任是今天晚上的主宾，缺下谁也不能缺下他。让我们的歌手把你请起来，然后你再给邱主任满酒。”桃女子和富林会意，拿过银碗，满满斟了两大碗，张口就用“二狗湾”曲调唱道：“神山那个高来忙牛川川低，陶亥召就在那个苏会沟西。其其格姑娘长得实在美，红脸蛋蛋映在新召人心里。”其其格“咯咯咯”地笑了起来，接过银碗说：“我不会喝酒嘛！”何志飞撅起嘴唇说：“嘿，嘿，嘿！蒙古人还敢说不会喝酒？”其其格笑道：“何乡长，蒙古人也不见得都能喝酒吧？”何志飞急切地说：“喝了吧，喝了吧，人求人难着呢！”其其格看了一眼邱文泽，端起银碗，“咕咚，咕咚”地喝了下去，大家拍手叫好。掌声未落，歌声又起：“打鱼划划渡口船，妹妹坐上哥哥扳。平河上行船水流得慢，不为赶路为游玩。”歌声刚落，第二银碗酒又端在了其其格面前，其其格接过银碗，请何志飞代喝。何志飞说：“好事成双，你痛快喝了！不等过年，就有好事。”其其格又咯咯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能有什么好事？”“嗨！就你心里常盘算的那个好事！”其其格说：“赛白努！”然后痛快饮净。桃女子和富林将银碗交给其其格，并在两个银碗内斟满了酒。其其格脸红扑扑的，胸脯一耸一耸地来到邱文泽面前，柔声唱道：“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，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？我等待着可爱的哥哥哟，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嗬。”大家鼓掌，陈爱平评论道：“歌词改得好，美丽的姑娘变成可爱的哥哥们，很贴切。”邱文泽笑着接杯饮净。其其格准备往桌上放银碗，被李永清拦住了，说：“刚说过好事成双就忘了？继续唱。”其其格笑了，又唱道：“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，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，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，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。”两桌人鼓掌，邱文泽像一个将军似的站了起来，接过银碗，一饮而尽。整个酒场的温度逐渐升了起来。陈爱平端起一杯酒，说：“炎黄子孙是一家，人人都有爹和妈，弟兄姊妹常往来，横向纵向都加强！邱主任一行好不容易来新召一趟，大家一定要红火尽兴！先请一部分人潮起来，带动大部分人再潮起来，达到一个共同醉的目的。”全场一阵大笑，干部们开始离席给领导们敬酒，然后回席互相攀酒，觥筹交错，歌声起伏，红火得连胸前的扣门子也寻不上了！其其格喝多了，紧紧挨着邱文泽坐下，一盅又一盅地要和主任碰杯。邱文泽基本是醉了，一只手掌压着其其格的手腕，另一只手在空中挥舞，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：“英雄好酒，才子好色。二者皆有，英雄本色！”言毕，端起桌上的一杯酒，“吱”的一声